近思錄集註

四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集註卷七

歸安茅星來撰

去就取舍

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出而措之國與天下矣而出處尤不可苟漢唐諸儒惟不明此義故雖王仲淹韓文公之賢猶不能無欲速干進之意因特於此具論之以見可以出而有為則治道治法具在卷而措之為可也不然則明其道以傳之其徒無不可者所以十一卷特詳教學之道使有所據依其十卷臨政處事之方出與處皆可用也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以道而自亨乃道否也否批美反　否六二象傳不以道以下指小人吉而言道否見不足為吉也所以足夫子未盡之意胡雲峯曰二陰在下小人之羣也大人不為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張氏曰小人頗多學為包承者君子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茍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象傳正與是指五之正應而言邪與非指初而言二若志係於初之小子則舍九五之丈夫必不能於二者兼而與之也故學者當慎擇所從使可宗而主然後為得也　高氏曰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壞名喪節多由於此可不戒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

云不去懼貽後悔亦是省事恬退底人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分音問

問此與工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為者量能度分是不能為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蠱上九傳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長張丈反葉氏曰艮下乾上為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楊誠齋曰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大壞也問以彖辭小利貞浸

陳國陽夏人也時桓温權震內外安為吏部尚書中護軍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卒安晉祚詳見晉書　上條言高尚其事又恐如沮溺之流避世長往而不顧故以此條繼之言雖知道之將廢亦不可坐視其亂而不之救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處上聲　離下坤上為明夷初九明體居初雖有見傷之端其事未顯日入地中明傷而昏暗使不得上進是處甚艱也君子於行謂去祿退藏見幾之明也有所適而主人有言世俗之疑怪也漢楚王戊不設酒醴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卒受胥靡之辱所謂傷已及而不能去者也　君子固欲有為

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象傳推致者謂於命之所當然一一推而致之以辨其正不正也遂志者謂於命之正者順而受之而死生禍福有所不計也　朱子曰致命程子解作推致其命其義雖通然論語中致命字皆作委致之致猶言授命也又曰蹇與困不同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猶有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自不得以困比也愚按孔疏謂遭困厄之世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則致命固亦作委致其身命解也馮氏當可曰君子之處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處之則凡可以求幸免者無不為也而卒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矣

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正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

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此係為得時秉勢而道可大行者言之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陷一作蹈

鼎九二象傳九二以剛居中為鼎有實之象二居中應中不至失正然與初陰密比已雖自守以正彼或迫以相求如董卓曰我力能族人而蔡邕懼禍就徵華歆初與管幼安齊名後從曹操主謀為首惡蓋利欲薰於中禍患怵於外失身從人陷於不義而不自知也嗚呼可不戒哉慎所之者謂當從六五之正應而雖以初陰

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為有之為去聲　楊氏曰舜蹠之分固只在義利之間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別必列反　所存正謂所存於心者正也如利祿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之欲不以繫其懷皆是此以體之存而言分別善惡二句以用之發而言蓋所存正則其本立分別善惡則知所擇識廉恥則能自守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問下

薦無前任歷子前任者蓋以先生曾受西監之命故也歷者料糧院所給料錢歷蓋據狀所開受官月日以令赴戶部支俸錢者也子俗語助不支俸錢則無現任之歷可知故索前任歷子先生以布衣薦召雖恩命屢下並未受職故以起自草萊答之本註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料錢宋制有柴料茶料之類即俸錢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歷為去聲下為妻只為並同諸公以先生無料錢歷因特令戶部自為出券歷以給之俸也按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料量院吏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只令弟子錄與受官月日事與此相類合而觀之而君子辭受取與之道益可見矣王氏曰按周禮天官一官唯宮正內宰獨言

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以上並伊川語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強區兩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時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謝曰前已曾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見史記及漢書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若志下呂本無在字　馬氏曰漢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上親策而第其優劣或所對意有未盡如武帝之於仲舒再策三策必使理明意盡而後已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然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如鹽鐵均

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為有以為之為如字餘並去聲難喪並去聲　工言習舉業者不可盡力求必得之道又恐藉口家貧親老故著此條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不志下呂本無於字外書同　外書　以上三條為人之應科舉者言之朱子曰祖宗時科舉法疏濶張乖崖守蜀以士人無應舉者特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置看所業請就客位換襴幞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

近思録集註卷八

歸安茅星來撰

治道大要

此二卷乃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此則其大綱也猶前致知存養省察詳言為學工夫而二卷乃先言為學大要盖此書所以發明大學先論綱領次詳條目固大學之書然也

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　真西山曰漢高祖能誅秦蹙項而不能

居而志異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嬀音規汭如銳反此因上文二女同居不同志之意而遂引此以實之也嬀水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于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葉氏曰以上明善則在和親之意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所以誠心者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矣從原書葉呂本並作焉雙溪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通書程傳茂盛也對時謂順合天時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歎其旨之深也　葉氏曰以上明端本在誠心之意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名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曲徑之曲楊本作由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

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差初加反繆音謬　差若毫釐二語見禮記經解裴駰曰今易無此而易緯有之陳邈齊曰按王充論衡注乃易之緯文也陸德明曰蓋連山歸藏之詞未詳孰是大戴禮差若作失之繆以作差之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
身而識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原不識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
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

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相去聲復扶又反　上條言王霸之辨以定所趨向趨向既定而其所當先者則在此三事也然愚又以為如宋之神宗志向何嘗不立責任呂王諸人何嘗不專而宋室大壞此朱子所以必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為君言也　此為太中公上英宗應詔書中語也陳定宇曰程子說立志一段最為切要學者

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煦音許田畋通比

就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釋之以見所以為顯比之意來者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乎五也去者不追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　問伊川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胡氏曰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

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曰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曰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稱並去聲分音問賈並音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詩萬億及秭註萬億為兆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者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萬為億萬億為兆也此以見上下各有定分但當盡力于其所當為而不可有慕乎其外之心也

泰

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

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馮音憑下同此明所以當包荒之意葉氏曰不詳密則無深遠之慮不寛裕則有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斷都玩反此明所以用馮河之意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此明包荒與用憑河相反而實相成之意含容

謂二剛果謂几

朱子曰何萬一之嘗論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世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却撞出介甫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觀古玩反

此安定胡氏之言而先生引之也朱子發曰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涗手而後酌酒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楊氏曰按禮天子諸侯之祭先於堂上設南

面位行祼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
禮大夫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惟室中設尸主東面行
饋食禮故儀禮少牢特牲禮皆云饋食也朱子曰盥與
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盥只是洗手凡
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手拊地便又著洗蓋謂精誠之
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也伊川承
先儒之誤恐非易本意至謂既薦之後誠意懈散則先
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
禮矣愚按程傳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則程
子固未嘗直以盥為灌也但所謂盥者乃就灌之時而
言耳惟王弼注言宗廟之可觀莫盛於盥至薦簡畧不
足復觀且引夫子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言為證
則似直以盥為灌而其意亦與程傳薦後誠意少散云
云相似蓋胡說之所本也又有孚顒若伊川主天下之
人說本義以謂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主在
上者說二說不同然按彖傳下觀而化之言則夫子明

以有孚顒若為下之化其在上者之自盡其誠敬已在盥而不薦句內程傳得之惟說盥而不薦處誠如朱子所駁觀所云但盥而不待薦事有孚已自顒若則朱子亦以有孚句作效驗說也不自從本義而從程傳蓋明以程傳為可從也孔疏下觀此盛禮莫不皆化悉有孚信而顒然則亦就下之人言也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間並去聲惟之間於其間

如字皆有間間上呂本無有字且治之治去聲　噬嗑卦傳按程傳此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九四一陽間於其中為口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合矣有間指九四一陽爻而言也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

嚴峻而惡自止也豶音墳道音導強如字豶豕去勢也道之斯行謂導之為善也止之則戢謂禁其為惡也勢外腎也程子又曰教人之術如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此又就止盜言之此條言聖人化強暴之法貴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不徒威刑之是尚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

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一節釋无所往來復吉之義）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去上聲　如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勢盛乃欲除之則無及矣此一節釋有攸往夙吉之意）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朱子曰程子於此却自解得分明又曰萬物庶事各有其

所著自家私意不得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說並音悅下同　兌彖曰說以利貞是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說就柔外而言謂三與上也貞就剛中而言謂二與五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之於易傳作於其斁音亦　干求也違道干譽如所謂私恩小惠是也斁厭也此言說之所以順天應人者也朱子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愚按後世君相于道之所在可以稍有利於人者偏不去講求甚有知之而不肯為而私恩小惠沾沾焉欲以干百姓之譽究之百姓絕不蒙其

利益而已亦不足以致譽此皆所謂苟悅之道君子不取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既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無常止蓋雖止而有常心猶可蒙業而安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是也然既有止心則怠忽乘之往往不能以有常此衰亂所以至也繫辭下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獨言堯舜者舉其極盛者而言也觀孟子許行章所言其大畧可槩見　張希猷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俞玉吾曰

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為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

為民之為養之養民之養並去聲餘如字慎重於民下葉本無用字見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傳此一節釋春秋所以用民力必書之意　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觀十月之交詩曰

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蓋可見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泮禮記作頖經說下同此又將春秋之用民力而不書者言之正以見民力之不可輕用也泮半也諸侯鄉射之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形如半壁故曰泮宮蓋天子壁雍水旋邱如壁以節觀者諸侯則半於天子之制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事並見詩魯頌按小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蓋序以泮水篇有既作泮宮句閟宮篇有復周公之宇句故云然朱子辨之則謂泮水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閟宮言莊公之

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非謂其能復周公之屋宇也愚謂朱子説固然然序於閟宮篇但言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未嘗言屋宇正義釋之亦以謂魯初土地特大異於他國其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是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頌之亦未嘗有復屋宇之説也要其於二者能舉而修之則是鑿然無疑者朱子與舊説一也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治之治綱之治並去聲餘如字後放此　見書解命羲和章朱子曰聖人治天下之道固不外此二端然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而後治之法可得

而行必親賢遠佞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而後治之道可得而盡又不可以不知也　愚按經說治道就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而言治法就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熈而言或疑治道固盡於此矣治法似非治歷明時所可盡者不知察陰陽驗氣候以布順時之政使人得遂其生養之道事之最大最先孰過於此故堯典首舉而詳載之然則程子于此所以提挈綱維示人為治之要亦深切矣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主以道治天下道盡而法已具法固不外於道也後世以法把持天下法立而道已多不合矣觀後世之天下而曰把持蓋亦不足以言治也　鶴山魏氏曰荊公云周禮小宰言以法掌祭祀則亦不與道揆故也荊公嘗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法不本于道不足為法道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為道荊公以法不與道

撲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永嘉二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以道德為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為二後學遂為此說如周禮三百六十官句稍縣鄙井地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法為申商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大曰綱小曰紀白虎通曰綱謂綱之大繩紀謂綱中絲縷之目文章其中之品節條理也先有司以下五者紀綱文章之條目也

先有司說見論語愚按日知錄謂明初錢粮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為今者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自言其家有嘉靖時屋契猶用稅課司印則其事一歸之於縣固在嘉靖後也然則謂佐貳官不得擅受民詞非通論矣但明制佐貳限於資格清流往往恥為之其人亦以卑職冗員自弃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所以至後來遂舉其事一歸之於縣縣於是政令

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於凡祭祀役政喪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賈公彥曰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也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歲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則歲七讀法族師則十四讀法閭胥則不拘時節但聚衆庶既比即讀法矣王氏曰大司徒之職因比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則所謂讀邦法者即此十二教與三物之謂也朱子謂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蓋亦

偶未之思耳愚按讀法使民知之者無非欲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而已鄉三物十二教之類所以感發其善心也鄉八刑徇木鐸之類所以懲創其逸志也讀法如今州縣官講鄉約之類但古以鄉官主之與民既親而其責專又有糾考勸戒之法而選舉之典即出其中故官民皆不敢視為具文今州縣地廣事繁以此為虛行故事而已是則鄉官不設則讀法亦不能獨行也　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友睦婣每於屬民者非特衆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者非徒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朱子曰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

平價

王氏曰周禮賈師禁貴儥者使有恒價亦惟三代上可行之蓋三代聖王養民者周而取民者畧商

賈五口而當農夫一人亦受田於國荒則去幾札喪則
無征又市政森嚴所以使之安其業而樂樂利利者尤
備是故當其貪漁無厭秉天患而高價厲民則賈師為
之展成而奠價後世皆民自為養而關津之使因公擅
斂以掊克之無所不至僞賈師之法行則惟有裹足不
至而小民坐槁而已矣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粟價四
方商賈輻輳歲凶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貴糶為救
荒奇策者此芻狗周官而不知潤澤者也愚按賈師就
天患之時言之故王氏之論如此程子則就其常者言
之也蓋末世人情多欺商賈尤甚故必立司市之官以
平其價使不得欺誑愚民也按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
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價其詐僞飾行價
慝者則胥師察而誅罰之使不得欺誑買者其或有用
後始得其情亦或貨多不及詳檢則質人治其質劑國
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治期外不
治蓋既不得使愚民見欺又為之期限使不得好訟所

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謹權量

說見論語權銖兩斤鈞石也量龠合升斗斛也度分寸尺丈引也不言度者引文不具也謹權量如夏官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是也顧亭林曰虞書同律度量衡則通於天下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者也月令日夜分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則行于國中每歲而再正之者也陳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周十有二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黍有大小絲有巨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也又曰周公頒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合方氏一之以質人行之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

愚按馬貴與氏謂律度量衡四者惟律差之絲忽則無以諧聲以定樂故不可以不同度量衡則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于事固不必盡同也愚以謂馬說固然然愚嘗往來北方見其丈尺斗斛有大小二等而其物之價亦適如其大小之數以為之各別則不同固無害其

為同也獨權衡之大小四方不同南方尤甚甚有以小者出而以大者入其奬不可窮詰此闕乎人心風俗之大而非止權衡之不謹而已有王者起當亟思所以正之也但按宋志稱宋既平定四方其一應權度斗斛之制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定制以頒天下其有不中式者悉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造者由是尺度量衡之制盡皆復古然則權量之謹宋初固行之矣但未能如先王設官專責歲必考較故其法不久遂廢為可惜也**皆不可闕也**以上言治之法法必待人而行故下兩節詳言所以得人之道　愚按此與下卷所論十事皆明道就經書中舉其最切要者以為天下萬世法亦猶孔子論為邦而舉四代禮樂也但此摘其要故載之治道彼及其詳故列於治法也惟鄉官一項下十事中亦有之其餘四者則有以補十事之所未及彼以法之大者言此以法之小者言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二語並出

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格正也真西山曰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以下特舉而措之耳薛敬軒曰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力使至于偏甚則善也 此條明治之道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雖號上遺書有如貞觀開元間六字今當增入其原始于太宗者如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

祖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後世子弟不可使者如玄
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
之類是也藩鎮謂外權臣謂內跋扈强梁貌陵夷
言邱陵隤隳漸與地平風俗頹敗亦類于此也漢之
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
盡舉並伊川語　大綱如民風士習吏治之類萬目如口分世業祖庸調府兵省府之類　朱子曰北周
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制度頗詳盡唐因之故萬目
舉呂微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
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
法也前代太長公主用臣妾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
獻穆太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
或與廷臣相見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
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事此待
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

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可下一本有以字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後世論治皆欠此意

伊川先生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是謂仁非謂不仁也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内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相去聲見音現此所以講求治術者必以道學為本而非徒如後世法制禁令之為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為去聲適音謫間音諫文集人不足與適二句見孟子上二節泛論其理此節

乃為異之言所以事君之道以深明道學政術非二事之意治徳必日新則不憂為政之失矣所進皆良士則無慮用人之非矣　道學體也政術用也就其所得于身心者而言則曰道學而以之施于天下即政術也無二事也自後世分為兩途而道學無用則非所以為道學政術無體則又何以為政術哉故特引張子此言以見學與政非有二事以結全篇之意

乾隆御覽之寶

近思錄集註卷八